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一百五十一回 兩間房素臣辟鬼 百壽令文甲驚人

好文看婆婆但把手向鬢邊略綽一綽，並不噴聲，愈加詫異。忽見床門這邊，又一個婆婆站在鳳姐背後，方知錯看，定了心。把床門兩邊婆婆細認，仍是辯別不出。忽又看到床門前，整整排著三個叔公。一般面目，一般長短肥瘦，一毫無二，更自目定口呆。暗忖：天下稀奇古怪的事，怎都出在一家？不信都是一胞生下的不成？以後遇著駙馬，不可倉卒斷喚，恐也有相像的，弄做話柄。

好文自在驚疑，素臣、田氏已起身。將盥，文龍捧水，文麟捧盤，素臣盥畢，文虎進巾。鳳姐捧水，書姐捧盤，田氏盥畢，東方氏進巾。素臣夫婦各筭總用訖，五鼓已絕，命熄去燈燭，天已微明，隨下樓來。樓下璇姑、素娥、湘靈、紅豆，各率子媳孫曾，拱立鵲俟。相叫畢，即隨素臣、田氏後，同至安樂窩。房門已開，素臣、田氏等進房，文龍等一輩，俱隨入內。文甲以下，俱在房外鵲立。俟水夫人筭總以後，再輪流進房省問。

水夫人心愛文施夫婦，特傳進房，知初兒隨來，一併傳進。令文施代素臣奉水，好文代田氏捧盤，初兒代璇姑進巾。梳櫥時，亦令好文伏侍。素臣等不安，水夫人道：「汝等執事已久，原可令子媳服勞；我愛施郎嫡長玄孫，失而復得，他妻子來自九萬里外，自古不通之國，初郎又是我嫡長初孫，故特命以寵之。即朔望日汝兄嫂來執事，亦令其代勞也。」素臣等方不敢言。文施夫婦喜出望外。房內房外諸人，俱嘖嘖羨慕。初郎甚是靈巧，手執沐巾，一俟沐畢，即雙手拱獻。水夫人甚喜，令取果品賞之。初兒捧著果盤，跪地謝賞，取一枚小者食之，叩頭而起，把餘果及果核，藏於懷中。將空盤交還宮女，並足垂手而立。水夫人大喜道：「雖由父母教訓，亦甚靈慧，不愧吾家小兒也！」素臣問：「何故食果？」初兒道：「不敢虛尊者之賜也！」問：「何故懷核？」初兒道：「不敢棄尊者之賜也！」問：「何故懷果？」初兒道：「歸奉父母，不敢私也！」問：「何故不奉高曾祖父母？」初兒道：「不敢徑達，將由父母轉奉也！」這幾句話，把房內、房外諸人都聽開了心，嘖嘖歎賞。文龍想起幼時食果不懷核之事，滿面發赤。暗忖：此兒幼慧，勝我多矣！水夫人梳櫥過，諸人見畢，文施、好文欲留侍早膳。水夫人道：「汝妻有父母住宅，行將久別，應侍奉。況產未彌月，不可過勞。除晨省外，一切仍聽汝曾祖父母為之可也。」文施、好文方隨眾辭出。

次日望日，南京各府耆民，到門叩祝，傳進名單，獨空吳江一縣。其餘各州縣俱到，共一百十七州縣，耆民九百三十六名。每人手執一盤，盤設一爐，焚著檀沉降速等香，兩扇肅靜迴避頭行牌，兩扇朱紅牌，寫著「奉旨恭祝百壽」六個大字。牌後一面黃旗，上寫「應天府八屬老民」，次及鳳、淮、揚、蘇、鬆、常、鎮、廬、安、太、池、寧、徽十三府，各府四隊。府屬過完，即是直隸徐、滌、和、廣西直隸州頭行旗號。州屬過完，後隨一架彩亭，彩亭內一爐好香，供著一件萬民衣，衣上俱是織金，老婦某門某氏，凡壽至八十以上者，方得列名；肩頭胸前，俱九十至百歲以上老婦。肩牌抬事，俱選有精力的老人，只在每州縣八名之外，共是一千一十六人。至府門下馬牌兩旁分跪，跪至大門，讓彩亭進門，然後起立，入府叩祝。水夫人於補袞堂東旁坐，老民等挨府州進祝。

祝畢，分補袞、戲彩、改緇三堂，文武東西四廳筵宴。補袞堂空出中間，設六十四席，戲彩、改緇兩堂，各設四十二席，文武廳各設二十四席。東本廳各設三十二席，共二百六十席。每席四人。古心、素臣分陪八十以上老人於補袞堂；文柔、文龍、文訥、文麟分陪七十以上老人於戲彩、改緇兩堂。去了四席主席，其文謹、文鵬、文懋、文由、文甲、文男、文鳳、文施分陪六十以上老人於文武東西四廳者，即與老人同席，方才夠坐。正席畢，遊園。遊園畢，復坐翻席。翻席畢，古心、素臣復率文柔等四拜謝壽。這些老民，得與宰相尚書，公侯駙馬坐著飲酒，已是榮幸，復再聽大韶之樂，鳳凰之鳴，眼見四靈神鹿，珍禽奇獸，異草名花，亭台泉瀑之勝，口嘗甘露醴泉，山珍海錯之美，心花朵朵開放，骨節根根鬆動。臨行，復有許多宰相尚書，公侯駙馬，向他叩拜，更歡喜感激，難說難言，鼻涕眼淚，一齊都放。正是：

德盛禮恭非固位，重謝優勞為榮親。

起身時，每人一匹緞子，一對荷包，五兩盤費，萬民衣價五十兩，各項犒賞一百兩，共用去一千六十正緞子，二千三十二個荷包，五千二百三十兩紋銀。老民等再四推辭不受，說：「逢水、旱驛站，俱有官給稟餼；經過城鄉市鎮，因是慶太君百歲，俱備著酒飯菜果犒勞，住宿之處，俱不受房錢；小者等沒有用過盤費，何敢虛領賞賜？」內中一個老人，跪下地去磕頭道：「小老還受過老太師大恩，不能補報，這賞賜更不敢領！」素臣扶起問故，老人道：「小者袁有業，住在當塗縣彩石山下，有一個兒子，叫做小成哥。」

章臣道：「原來你就是小成哥的父親，這是我與葉道爭鬥，無意中之事，並非有心，亦算不得恩，快快休辭。各位俱為家母而來，只因人眾，不能盡情，若再推辭，便是嫌我褻了！」老民等只得收受。惟諄懇太君百十、百二十歲，及太師爺百歲，俱仍來慶祝。

次日，即是浙江省十一府，七十六州縣老民叩禮，亦如江南。但制萬民老婦衣一件，分府設立牌旗，共計六百六十人，用緞六百六十五匹，荷包六百六十對，銀三千四百五十兩。

十七日，山東省六府，一百零四州縣老民叩祝。

十八日，江西省十三府，七十八州縣老民慶祝。兩省旗牌、彩亭，仍如南京之制，盤費銀數，亦如南京，共用緞一千五百四十三匹，荷包一千五百四十八對，銀八千四十兩。

二十日以外，京師八府，二直隸州，一百二十八州縣，山西五府，三直隸州，九十五州縣，湖廣十五府，二直隸州，一百二十五州縣，二宣慰司，二宣撫司，五安撫司，廣東十府，一直隸州，八十二州縣，福建十五府，二直隸，一百二十五州縣，二寬慰司，四宣撫司，五安撫司，陸續俱到，祝壽之式，仍如南京。惟安慰、宣撫、安撫、各總立四牌，共十二牌。素臣因五省路遠，加盤費一倍，每人十兩，共用緞四千九百七十二匹，荷包四千九百七十二對，銀五萬四百七十兩。諸親友看過幾省老民，見過世面，亦陸續辭別。

至九月初一日，陽裡、國妃進京朝貢，適天子知乾珠、關蘭制就樂府，教成子弟，演素臣一生之事，特旨求觀，因在國王船上帶進京去。國王、國妃大喜，每日搬演數出賞賜至京。天子后妃分四日演完，亦賞千金。欽賜關蘭、乾珠王晶冠眼，以旌其才。仍令國王帶回吳江不題。

初二這日，廣西省十一府，耆民叩祝，有一個老民慶過水夫人百壽，復向素臣磕頭。素臣慌忙扶起道：「凡來祝家母壽者，概不受禮。」那老民道：「老太師爺鈞旨是知道的，但老民喬寓，受老太師爺厚恩，故特叩謝。老太師爺不記得上林縣看花村飯店中尊使張峒主舞錘之事嗎？小老便是店家。」素臣細認道：「果然就是店主人，有了大白鬍子，竟認不起了！店主人，我尚少情於你，怎反勞你致謝？」喬寓道：「那年就蒙張峒主賞銀百兩，怎還說少情？自從老太師爺別後，苗民哄傳小店住過貴人，家僕還現招了土公主，來往之人，俱要住宿小店，問問老大師爺的家鄉、官位、相貌、身材，眾官府怎樣磕頭搗蒜，土駙馬怎樣英雄。小老有了銀子，又多蓋了些房屋，添了槽道伙計，生意一日興旺一日，及至老太師爺滅了赤身峒，平了田州，破了大熊峽，入閣拜相，又乾了無數驚天動地事業，不該住宿的也來住宿，竟要算廣西裡第一大酒店了！老太師爺吃酒的那一間房子，人人爭住，情願多出房錢。中間的那一間，老太師爺坐著見過各位官員，也比別間的房錢多出一兩倍，後來有發瘧疾的，住著這兩間房子，瘧疾便不來了！一人傳兩，兩人傳三，凡有瘧疾崇病，便來租住，人人見效。弄得那兩間房子，一倍貴至幾十倍。並不是小老要加，各人爭出重價，便擠貴了。還是小老怕罪過，加到五錢便止住了。若是由著他們加去，正不知紅到幾兩一宿哩！要住這兩間房的，預先一月半月，便先交房錢，定下哪一日，方住得成。若隔兩三日前來租，是斷然住不成的了。到得大太師爺剿滅峻西番活佛，二太師爺燒

燬了釋迦真身，萬國來朝，千祥雲集，便不止廣西一省苗民商賈，來求這兩間房子，連廣東、湖廣、四川、貴州各省紳紳士庶，是男是女，凡是犯邪崇病的，不遠千里而來，投小店住歇。這兩間房子。如何應付得來？只得每間房裡；多開床鋪，男與男同房，女與女同房，每人預交五錢銀子，便得占這一席之地，一宵之宿。因此小老發了數萬金事業。老太師不是喜那一個小女娃，哩哩啞啞的，唱得有趣啊？那就是小老的女兒，嫁時也有千金陪送，後來還贈了許多。小老三個兒子，都成了局面。只因住了捐納，不得掙個前程，在鄉村裡，公然做起財主身分來了！人若說他是開飯店的，面就發紅。卻把這飯店當做搖錢樹兒，不肯推調。三日一輪的，誰肯爭差一日？小老感激老太師爺，設個長生位兒，早晚往香禮拜禮拜，祝願老太師爺長生不老。常想到南京來，當面磕一頭，只因水遠山遙，不得其便。恰好奉旨，每鄉派著兩人，來祝太君百壽，便急急的報上名去。要來者多，那裡便占得著？幸虧自小老具呈，把老太師爺寓在店，聲說明白，縣官就把小老點了第一，得以叩老太師爺。老太師爺丰采，比五十年前更加精神了許多，真是天生天化的聖人哩！」素臣笑道：「豈有住過的房子，可以療病之理？這是你老人家運氣使然，與我何涉？你只不肯多加房錢，就該有這財氣了！」

素臣喜遇舊館人，使不另設席面，就陪在喬寓間，問些家常，陪著遊園翻席。因廣西較北直等五省更遠，每人盤費又加五兩。喬寓於十五兩之外，復贈銀百兩，以表其意。喬寓堅辭不獲，只得叩謝道：「各省老人不敢受賞，回去俱要建造女夫子廟。小老這百兩根子，也入公建廟罷了。」這幾句話，因眾人用道感激之念，想要再來慶祝的話，因人多語來，混在裡頭，素臣沒聽明白。見他收了銀子，便沒根問。過後方知各省老人，把盤資銀子公在一處，仍用彩亭抬回，一般的頭行牌，府州縣旗號，各捧盤香，迎至省城。每府派一首事，擇地鳩工，建起廟宇，塑水夫人渾身，選老寡婦供奉香火。匾額題著「女聖人廟」，故喬寓說是立夫子廟也。

喬寓本意將銀入公，後卻轉念：太君生相，各處俱有。今建女聖人廟，但把盤費入公，已是有餘。何不留這百金倡捐，就在村內建起聖母、聖子廟，連老太師爺塑著渾身，朝夕札拜，豈不更好？定了主意，一到家，便盡這百餘，買了木植，要替水夫人及素臣建造生祠。這一信傳出，本地苗民、過往客商，及住那兩間房子醫病的男男女女，無不爭先捐助。喬寓見銀錢來得湧湊，便想成一大規模。村中地隘，就在素臣同各官看石榴花之所在，買了十餘畝地，造起七進大房，請著高手匠人，照著生祠各像，塑將起來。後來乾珠、關蘭回峒，得有水夫人《合家歡》稿子，在葵花峒造生祠，把文府六世男女老幼，都塑起渾身。喬寓用捐助日多，便也照葵花峒中式樣，塑出百子千孫。引動廣西一省苗民，俱來祈求子嗣，燒香祭賽者，絡繹不絕，遂為廣西通省廟宇之冠矣！

初五是素臣生日，本不受賀，只聽本家子孫行禮。因乾珠、關蘭、虞揮、禹陵、倪又遇、羊祐、蘭文餘七雙夫婦，文恩等諸下人，俱留慶祝；長卿等亦因賀志之約，游了蘇、杭山水方向，尚未起身。因定於初三日，請長卿等筵宴；初四日，請乾珠等筵宴；初五日，本家子孫拜祝；初六日，下人等行禮；初七日，總錢送行。

初三日一早，長卿等八人俱至。略見拜壽之意，即共賀素臣之有志竟成。無外道：「那年首兄原說要賀百觥，為何被兄所阻。此番大志已成，百觥是斷不少得的了！」成之道：「當日少年，尚不能飲，況今日乎？還是十觥，吾兄尚須代弟飲足其數。」正齋道：「百觥太多，終席十觥又太少，莫如行起令來，先以此每人十觥之數，於一令內飲足，再候以次之令為妙。」大家都說：「有理！」因定長卿首席。長卿以姻親故，讓正齋首席，長卿坐了次席，以下同鄉敘齒。

坐定，正齋發令：「取百壽之意，每人輪飲一杯，說一『壽』字，酒底只許《四書》《五經》，不許旁及《史傳》。說完一百個壽字，即作每人賀了十觥，素兄亦答了十觥，再聽長兄之令。」因舉杯而飲，飲完即說：「必得其壽。」長卿說：「令妻母壽。」心直說：「綏我眉壽。」首公說：「仁者壽。」成之說：「以介眉壽。」梁公說：「三壽作朋。」無外說：「如南山之壽。」雙人說：「令德壽。」豈至古心，乾了酒，仍是沉思，不即說底。正齋道：「古兄太遲，要說一百個壽字哩，怎頭一個壽字，便這等沉吟？」古心道：「壽字甚多，因偶想到《易經》，從乾元亨利貞背起，把象象十翼都背完了，沒有一個壽字，故此遲了；該受罰一杯！」因補說了「壽考級棋。」素臣道：「《易經》不特無壽字，亦無祿字。四書上除說過外，只有一壽字，尚在可說不可說之間。大哥說壽字甚多，只怕未必。」正齋道：「素臣無酒道底，洩漏春光，該敬四杯。」素臣道：「洩漏該罰。若無酒道底，則須從正兄敬起。」正齋回想過來，笑道：「弟可謂責人則明，而恕己則昏，該應受罰兩杯！」無外道：「但恐責人亦不甚明，古心連道三底，何以不敬乎？」正齋大笑。因令勸自己四杯、古心兩杯、素臣四杯，三人同乾。首公道：「不是單講罰酒的事，弟也想過了，半部《禮記》沒見這個字哩！如今正求兄寬了禁令，待素兄細想一想，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內，這字實有許多，若本不足數，便要添出書來，省得說到後來，所不足者，俱累正口收回。」

正說時，恰好文甲稟話。長卿道：「來得正好，弟知庚先是素兄蘭玉中第一駭博之人，正兄快些請教。」正齋因將緣由說知，文甲拱手對道：「《大學》、《易經》、《禮記》，一字俱無；《論語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，各只一字；《春秋》只兩字；《書經》只五字；《詩經》只三十二字。通共四十二字，尚有八字重見，八字不甚可說，可說者，止二十六字耳！」無外掀髯大笑道：「正兄快收回七十四杯！」正齋不信少至於此。仍輪流說去，但寬禁令，不更罰酒。誰知各人苦思力索。合算起來，果然《易經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大學》一字俱無，《論語》只有「仁者壽」、「《中庸》只有「必得其壽」、《孟子》只有「妖壽不貳」，《春秋》只有「曹伯壽卒，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」，《書》只有：「一曰壽，則無遺壽考，夭壽平格，亦罔或克壽，罔者壽俊在厥服」，《詩經》只有：「如南山之壽，萬壽無期，遐不作，令德壽考，壽萬攸酢，使君壽考萬年，曾孫壽考，周王壽考，壽考維祺，天子萬壽，俾爾壽而臧，俾爾而富，壽胥與試，眉壽無有害，令妻壽母，三壽作朋，眉壽保魯，既多壽祉，壽考且寧」，及兩個「以介眉壽」、「綏我眉壽」，六個「萬壽無疆」，除去重疊有礙之字，三輪未滿；只說到梁公，二十六個字已完。無外便無可說，只得略減避忌，將「妖壽不貳」亦作一底，復把萬壽等句內，選出為諸侯而詠者，說出三底，終了三輪。

正齋深自責其不學無術，長卿道：「豈特正兄，弟亦不知其少至於此！」孔子雲：友多聞。「庚先乃弟之師也，豈曰友之雲乎？獨二兄明知不足，而於正兄出令時不昌言以止之，何也？」素臣道：「弟亦忽不及察。但覺其少，而不知其少苦此！小兒饒舌，正所謂嗇夫喋喋，吾兄何反加謬獎乎？」

正齋只得加出《三傳》、《史漢》，兼留文甲監察字句錯誤顛倒之弊，以終其令。

次及長卿，長卿道：「正兄之令，賀志而兼壽意；弟之令，考志而亦兼壽意。考志須自注考語，不可過，亦不可不及。上考三杯，中考兩杯，下考一杯。若自貶以避酒，自誇以貪杯，皆須行罰。請自隗始，諸兄照式而言，可乎？弟初志在進君子，退小人，而化民以德，責難乾君。此數子，皆不出二兄範圍，而二兄之進，雖由聖主特達之知，弟亦不無挽推之力。進一大君子，而因以進諸君子，退諸小人，化民以德，責難於君，遂成唐、虞之盛治，弟之志變由此而大進。因自下考語曰：古所謂薦賢受上賞者，是也，注上考。」飲完三杯酒，說一個「巾」字。

正齋道：「弟初言志，在於禮樂之事；後為春官，藉素兄之力，俾禮樂得以一正，雖其功不出於弟，而弟實奉行不違，志則已遂。因自下考語曰：古所謂碌碌因人成事者也，注中考。」飲完三杯，說一「竹」字。

心真道：「弟初言志，慕鄙生、仲連之行；而非值戰國、楚、漢之時，一無表見，賈志終身耳。因自下考語曰：古所謂食言而肥者也，注下考。」長卿道：「弟令早已申明：不許自貶以避酒，心兄特未遇其時耳！顧朝廷與有爭執，兄以一言定之，非排難解紛乎？辭景藩之聘，斥斬直之使，非廷叱天子，辭烹諸侯之概乎？宜居上考，何自貶乃爾也！該敬一杯，重下考語。」眾人亦俱不眼，心真只得改下考語曰：「古人所謂刻鵠不成，尚類鶩者也，注中考。」飲完三杯，說一「田」字。

首公道：「弟初志欲論秀書升；今之行鄉舉裡選，亦其論也，專責國子課教貢士，既力行而大效矣！雖事之克成，由於素兄，弟只效使令之役，而初心則已大遂。因自下考語曰：古所謂蠶則績，而蟹有匡者也，注中考。」於了兩杯，說一「羽」字。

成之道：「弟之初志本屬卑卑，雖未得領抽群英，而已濫竽輪苑，雖未能主監中秘，而已教習庶常；貢禹彈冠，事因人就，戴

憑奪席，志則已成。因自下考語曰：所謂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者也，注中考。」乾了兩杯，說一個「酉」字。

次及梁公，因更衣，先及無外。無外道：「弟之初志不求宦達，今實與違。惟拔劍解圍一事，差不差初心耳！因自下考語曰：古所謂一物足以釋西伯者也，注中考。」乾了兩杯，說一個「金」字。

長卿道：「弟進二兄之才，尚由聖主之特達。兄救二兄之厄，實關宗社之安危。宜注上考何自貶也？」無外道：「吾兄初志，無一不遂。弟只此一事稍酬，故云一物足以釋西伯。中考猶嫌於誇，況上考乎？長兄當收回一杯。」兩人爭論不決，眾人勸各飲一杯，不更改注。

因及梁公，梁公道：「弟初未言志，無可注考。」無外道：「日京說的：兄欲為阮步兵、杜分司一輩人，何云無志？」梁公堅不肯下考語。長卿道：「豈嫌匡兄之有僭，及弟之狂妄耶？弟與匡兄各受罰一杯，請何人代注？酒仍梁兄飲，以終此令。」梁公忙止住罰酒，卻仍不下考語。無外踴躍代言道：「梁公浪遊楚館，春滿江南；猶拔吳娘，馬空冀北；遇無繆賊豎，棒打鴛鴦；幸有心押衙，騎飛叱撥；一雙粉面，卻出並頭蓮；百歲白頭，圍成比翼鳥；不須偷鷺鷥之步，已連得麒麟之兒；阮步兵日日垂青，杜司勳宵宵見慣；初心大暢，宿願全酬。同代下考語曰：古所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者也。注上考。」梁公道：「賀志考志，諸兄皆彬彬有禮；而無外獨雜以誹諧，此所謂載號載嗽，亂我籩豆者也！監史之謂何？長兄如坐視不行罰，則官失其職，民將囂然不靜矣！」長卿笑道：「《詩》云：『他人有心，予忖度之；善戲謔兮，不為虐兮！』免匡兄之罰，准水兄之考，可也。」眾人都笑作一堆，道：「有這諧謔小生，恰遇風流老子，朝南官府既做了麵糊盆，兩旁皂隸便要來打糊塗帳了！梁公快些乾酒，我們好上回銷。」無外笑得打跌，梁公愈加不伏。眾人帶笑而勸，無外忍住笑說道：「弟來解了交罷。弟陪梁兄三杯，算了載號載嗽的考語。」長卿道：「弟亦罰三杯，以徹監史失職之罪！」梁公無奈，方各飲了三杯，說了一個「火」字。

眾人餘笑未絕，只見管門太監跑來稟道：「大廳上兩個爛醉秀才，大發雷霆，要打進來了。」眾人無不錯愕。文甲面如土色，忙跪在地，渾身發抖。正是：

吐哺輟沐三賢相，怒髮衝冠兩秀才。

總評：

素臣子孫之繁衍，從古所無。如此門第，而家庭之間，不行定省之禮不可也。然以文施一代起，至水夫人，還處問安，甫交天明，則文施夫婦當三更即起，又必俟素臣定水夫人，文龍定十臣；文甲文由又定文龍，然後文甲歸寢室，則又當在三更行。輩愈小而行禮愈勞，至於通夕不得稍寐，無乃，非古孝子之心乎？不知文偶於此一表。若在著為常禮者，自有分班輪值之例。觀水夫人所言，「朔望日，汝兄嫂來執事，」可該一部家規，讀者切勿輕疑。

仍兒為素臣曾孫。書已將畢，故必出色表之，見素臣後嗣綿延於無窮。而「小兒言志」一局，乃可就此收束；「賜果懷核」而藏其餘。文龍聞此數語，至於滿面發赤，非此透壁之筆，烏足以表仍兒。

祝壽之盛，至於外國國王、國母、國妃，正、副使臣，將府中空地僭滿，然後始有坐處。此亦透壁之筆也。乃至天下州、縣、鄉、社，耆民老婦一起一起而來，尤屬古今未有之奇。而水夫人宴然受之，總為辟除佛、老功德，天之報之，與天子之酬之。即此猶不足盡其量，故放筆直書而不嫌其誕也！

乾珠、關蘭夫婦制樂府以慶壽，天子回鑾未及親見其盛。特旨求觀，由國王進京帶去。賞金之外，至因此而賜二人三品冠服；設非崇正辟邪道一風同之世，則二人者得勿與天寶教坊部頭同一卑賤，而天子自視又相去於李天下者幾何耶？

廣西店家一頓大蒜燒酒，殊覺不足以辱貴客，而素臣當日競至大醉，且因大醉而闖禍店中，小老因此發財，感激不忘，謀幹慶祝，豈素臣所及料哉？然由小老以百金入公，一倡眾和，遂至生祠遍建天下，則其來也，不可謂無關係於素臣也！作者特地詳寫，不覺其煩，非僅與當年事遙作印證而已！

「壽」字看去甚多，袁正齋發令，以為百個尚不足盡。而古心背誦《易經》，終篇竟無一字，殊出諸人意料之外，讀書而從此等處用心求之，素臣友中尚不可得，何況其餘？然細思之，此回獨表仍兒，推及所生，兼表文甲，特舉此令以發端耳！表其孫曾，而不惜抑其兄弟並其友，然則出色極矣！

言志諸人復聚於五十年後，所分者止二人，此希世之遇也！素臣得志行道，而諸友功名事業亦因之而俱顯。各自注考，乃為核實之論。作者亦以第一等筆墨寫之，可謂到底不懈。

無外代梁公注考，聯語工致已極；而人之視已二語，亦復趣而不謔。蓋素臣微時諸友皆文字交。古心而外，敬亭、成之、雙入、日京，其有文章，信矣。獨無外氣破胸脯，摩肚不飲，大有豪邁俠烈之風，於此特筆表之。庶讀是書者不至疑其肚中無物，可謂周到之至。